



海南沉香。

“苏黄”以香唱知己

在宋代文学史中，“苏黄”代表着一种高度，“苏”是苏东坡，“黄”即为黄庭坚。黄庭坚既是苏东坡的门生（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亦是苏东坡的知己，除了诗词、书画，“苏黄”在香道上也是同好者。黄庭坚对海南沉香的喜爱，或许更甚于苏东坡，在其《贾天锡惠宝薰乞诗作诗报之》中，毫不讳言地以“香癖”自称：“贾侯怀六韬，家有十二戟。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他的《香之十德》更是对香的内涵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评价。值得一书的是，在元祐年间，“苏黄”二人以黄庭坚酬答别人送的香品为引子写了几首唱和诗。黄庭坚先起诗（《有闻帐中香以为熬蝎者戏用前韵二首》）：

其一
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司南。

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偏参。

其二
我读蔚宗香传，文章不减二班。

误以甲为浅俗，却知麝要防闲。

“但印香严本寂，不必丛林遍参。”黄庭坚此句，意为只要闻着帐中香，便可不必去四方游历、参禅悟道。在宋代，儒佛道三教融合甚好，“香”是僧、道打坐参禅的静友。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士皆慕禅道，与僧人、道人多有往来，他们借焚香清修以感受、体悟道理和禅机，苏轼和黄庭坚都极为推崇“闻香如参禅”。诗中最后两句是黄庭坚读范晔的《和香方》一书的记后感，称范晔文采不输汉代的班彪、班固父子。

对此，苏东坡很快回诗《和黄鲁直韵二首》。

其中，“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是苏东坡借香赞黄庭坚诗歌的超逸绝尘。“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一炷烟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此句中，苏东坡以香说人，以香比喻自我精神的熄减，其实不过是苏东坡的自谦之词。

黄庭坚不甘落后，再和以诗《子瞻继和复答二首》。其中一句“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彰显了黄庭坚偷得半日闲的悠然惬意与对苏轼的殷殷慰勉。这些诗歌不仅记录了二人对香的热爱和感悟，更是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雅情趣。他们同是北宋的大家，以香唱和，酬唱赠答，如同伯牙抚琴，子期辨音，高山流水遇知己。

雪里已知春信至

苏东坡玩香，可谓已到极致。宋《陈氏香谱》有载，“梅花香”有好几种不同配方，尤有一道“雪中春信”，无限清冷幽静，却暗藏盎然生机。“雪中春信”即为苏轼所创制。苏东坡历时七年，只为和出早春寒意料峭时梅花初绽的香气。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初春，一场春雪洒落杭州城。彼时的杭州城太守苏东坡，缓缓踱步来到院中，盯着落了一树白雪的梅花丛，凝神良久。随后他唤来爱妾朝云与侍女，从博古架中取下一个精致锦匣，从中拿出一只羊脂玉碗，交于朝云，殷殷叮嘱她，趁着此时春雪正盛，到院中取一些梅花芯中之雪，取雪时要有感存天地和爱梅之心，一定要摒弃杂念，以毛笔轻轻扫动，切不可伤到梅花。苏东坡又让书童从香窖中拿出炮制好的沉香、檀香，烘干的丁皮梅肉，以及朴硝等香药，按照他给的配方一一称出。这些香药，早在年前他就已制好，只等今天这场大雪。待爱妾与侍女采雪归来，碗中的雪部分已经融化，带有花粉的雪水闪着淡而晶莹的光泽，散发出幽幽梅香。他把配好的香药铺撒于和香盆中，用鬃刷弹上一层玉碗中“梅魂雪魄”的花露，再铺一层香药，待香药润透后，开始和香。而后，用和好的香粉做成篆香并将其点燃，那氤氲香气，如同万梅吐幽，苏东坡闻之，自言“百日窖藏后其香韵则会更加悠长”。

“沉檀为末各半钱，丁皮梅肉减其半，拣丁五粒木一字，半两朴硝柏麝拌，此香韵胜殊冠绝，银叶烧之火宜缓。”此香气味幽凉，闻之使人心安，“雪中春信”就此成为香谱中最美的一味，流传千年。这大概也是苏东坡创制的最浪漫的一味香，于冷香中嗅得花开之味，雪里已知春信至。

明朝文学家屠龙曾如是评价苏东坡的和香：“和香者，和其性也；品香，品自性也。自性立则命安，性命和则慧生，智慧生则九衢尘里任逍遥。”苏东坡的品性，与他的香一样高洁宜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陈云君为了纪念苏轼和苏辙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及其兄弟间的深厚感情，特别在他的集子《燕居香语》中提出了一款和香“二苏旧局”，名字亦是风雅至极。据称此香由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茉莉花调制而成，温熏后花香褪却，几不可闻，有古书卷纸间的草木气息。这香气缥缈绸缪地衔接起苏东坡的“雪中春信”，缱绻了近千年。

东坡闻香·惜香更把宝钗翻

■ 伊拉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一生与香为伴，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被贬流放时，哪怕睡个午觉，身边也得焚着香，熏着香气酣然入梦：“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沉销尽碧烟横。”他是史上著名的合香高手，是对香有着深入研究的香论大家，他对合香的时节、香料、用具都非常讲究。在给“苏门四学士”之一、被称“香痴”的另一位大诗人黄庭坚的诗《和黄鲁直烧香二首》中，苏东坡写道：“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意即香要用心去品味，古人称之为“听香”，此境界非一般人所能抵达。



（明）周嘉胄所撰《香乘》，载有“雪中春信”香方。



（明）佚名《十八学士图之琴》，座中有焚香。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万卷明窗小字，
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烟消火冷，
半生身老心闲。
——苏轼《和黄鲁直韵二首》

有无穷之氤氲

苏东坡与海南沉香的渊源很深，这一点，似乎从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被贬谪海南的宰相丁谓，以一篇2000余字的文章《天香传》确立了海南沉香甲天下的地位。这位充满争议的宰相去世的这一年（1037年），苏东坡刚好出生。60年之后的1097年6月，苏东坡也被贬谪来到了海南，这一年，他60岁。《琼州府志》有载，初到海南岛的苏东坡，一上岛便目睹沉香被“竭泽而渔”，心痛不已，即时作诗抨击乱砍沉香之举：“沉香作庭燎，甲煎纷相如。岂若注微火，紫烟袅清歌。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苏轼的怒气，至今读来，依然可引共鸣。而苏轼与海南沉香之缘，也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开始了。谪居海南的苏东坡，对海南沉香的研究愈深入，兴奋之情愈甚。其间，恰逢其弟苏辙六十寿辰，兄弟俩终不得相见，只能赠一礼物聊慰相思。苏东坡寻得一沉香山子为弟弟祝寿，并作《沉香山子赋》：

古者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郁鬯为裸，以脂薰为焚，以椒为涂，以蕙为薰。杜衡带屈，菖蒲荐文……养幽芳于悦盼。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在赋中，苏东坡描绘了海南沉香的色泽，材质和气味散发的特点，称它“金坚玉润，鹤骨龙筋，膏液内足”。这12个字后来成为对海南沉香的经典描述。宋代流行的隔火熏香，将沉香的缥缈之气在中国文人墨客的案几上萦绕了近千年。“沉香山子”，苏东坡称之为“矧儋崖之异产，实超然而不群”，置于案上，却又“有无穷之氤氲”。这道来自海南的香气，熏染着苏东坡兄弟二人的胸襟。苏辙对哥哥的一番苦心了然于胸，他“奉持香山，稽首仙释”，愿“永与东坡，俱证道术”。一方海南沉香山子，承载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才华的兄弟俩的深情。隔着山海，东坡先生的内心其实是凄凉的，他也许又想起多年前，自己为妻子王弗写过的诗句“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